

森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志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岑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裴小山 王家斌
 旭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群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王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山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明 孙莺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士 田东照 王石
 文 李锐 赵毅衡 赵德发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朱潜潜 谢友鄢 叶梅 川
 森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志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岑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裴小山 王家斌
 旭 高嵩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群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王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山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蒋子龙 卷

(下)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人 气

(下)

蒋子龙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第十八章

晚霞一抹,把国际展览中心的背面映得通红。同晚霞一样绚丽的是展览中心门前悬空的气球,和无数条从上至下斜挂着的彩色绸带,在寒冷的微风中飒飒抖动。横空一幅大标语:“热烈庆祝 1993 年梨城国际商品交易会隆重开幕”在轻轻鼓荡,两旁彩旗飘飘,花团锦簇。交易的季节,国内外客商云集,也是作为工商业大都市梨城的节日。展览中心的里面更是五彩缤纷,熠熠生辉,在餐厅部的每一个单间里,客人们早已坐好,这些都是交易会上比较重要的客人,要么级别高,是外地省市级的领导人物;要么钱包鼓,是交易会上的大客户,手里有投资、有项目。他们是梨城哪个部门请来的,就由那个部门的负责人作陪,但每一桌都空着一个位子,是给市长留的。按惯例这样的场合市长最好能够出面,现代人格外讲究规格,人家到梨城来能被市长出面邀请吃一顿饭算是享受到最高规格了。市长不出面你就是花了钱请客,人家心里也不痛快,还会心情舒畅地把兜里的钱撂在梨城吗?大家都心不在焉地东一句西一句地搭讪着,在无谓地耗时间,等待卢定安的出现——在同一个晚上,这样的饭局有好几处。

卢定安终于露面了,他进门先表示歉意,负责在本桌作陪的梨城市代表忙着起身介绍:张副省长、王市长、李总裁……然后一一握手。卢定安尽量真诚地看着客人,说着由衷的欢迎词,反复表达着友好和感谢,但是,谁都知道他不会记住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酒菜摆上,酒杯尚未斟满,小姐似乎相当熟悉卢定安的习惯,低声问他要不要先上碗米饭,他点点头,小姐立刻就给他端来一碗白饭。他不客气,不谦让——这又不是度荒年代,面对一碗白饭根本用不着谦让和客气。他一边和客人说着话,同时端起饭碗,三下五除二先把那碗白饭划拉进肚子,客人们看得目瞪口呆,却又不便说什么。当每个人的酒杯斟



上酒之后，卢定安便起身向客人敬酒：“真心地欢迎诸位来到梨城，我们搭台，大家唱戏。如果前台、后台有了漏洞，慢待了诸位，请及时提出批评，我先敬一杯，先干为敬。”小姐又为他倒上一杯。“我再罚自己一杯，因为我不能陪着大家慢慢喝，交易会明天开幕，今天客人都到了，我得挨桌去敬一圈儿酒。”说完又一饮而尽。

客人们赞叹：“卢市长真是爽快人。”

他见好就收，合掌拱手，谦而退。到了下一个地方，仍是如此这般地表演一番，只是不用再吃一碗米饭了，有了第一桌的那碗米饭垫底儿就足够了。有时就干脆不落座，不动筷子，喝下两杯酒就出来。客人们并非住在一个地方，大都分布在梨城的各大酒店，于是卢定安就像演员走穴一样，在两个多小时里几乎跑遍了大半个梨城，把梨城“最高规格”的礼遇送给了每一个希望能得到它的客商，最后卢定安的肚子里除去那一碗白饭之外竟都是酒！

晚上八点半，卢定安赶到了梨城大酒店的多功能厅，市政府要在这里举办招待会，集结了梨城政界和商界的头面人物，邀请了来参加交易会的海内外一些大公司的老板和代表。门口两边的长条桌上摆着饮料，大厅四周布置了介绍梨城的历史、现在和今后规划的图片资料。将要主持这场招待会的副市长金克任，西装考究，风度无可挑剔，却不停地看腕上手表，显得焦急不安。卢定安也看看表，走过来小声问他：“客人来得差不多了，怎么还不开始？”金克任像牙疼一样咝咝往嘴里吸凉气：“等来书记。”

卢定安有些意外：“他会来吗？”

金克任不能不多说几句：“我想这样的活动不通知书记一声也不好，你通知了他可以不来，但不能因为他可能不来就不通知，免得事后让书记知道了会多想。是我亲自打的电话，他答应得很痛快，说一定会来，我们就不能不等了……”

“你去催一催，不能让这么多客人等得太久。”卢定安说完便走去和熟识的人打招呼。金克任自己走不开，他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人去催一下明远。真是麻烦，他不知道市长听了他的解释会作何感想？他为什么要给来明远打那个电话呢？想讨好书记？他不敢说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想弥合市长和书记之间的裂隙？好像也



还有那么一点公心……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这件事肯定是办砸啦！不通知来明远，他要怪罪也只能找卢定安。现在，假若会上出点问题，两个人都会怪他，反搞得自己两面不是人。试想，这种场合历来都是市长唱主角，来明远即使来了又该怎么样呢？他讲不讲话？要不要让他一让？他如果讲话就会喧宾夺主，不讲话就意味着给市长捧场，他会心甘？不过这样的场合难得有一回，梨城各界的头面人物都来了，还有那么多的海内外客商，市委书记若真不露面从哪方面说都是个遗憾，让市长独占了无限风光倒没有什么，大会则显得不够圆满。但是，只要市委书记一露面，至少也把市长的风光分走一小半，卢定安会高兴吗？哎呀，上边两个大头目有摩擦，就让下边的人难做了……

金克任找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主任邢立，邢立何其精明，眼珠一转将双手一摊：“不行啊，这种场合我得保市长，他要问什么问题，有什么吩咐，我必须随时都在市长能够看得到的地方。”金克任没有生气反而笑了，是啊，这时候谁愿意自己找病，或找上门去挨吡儿呢？但凡能躲开的人怎么会愿意去趟这种浑水？其实作难的并不只是金克任一个人，此时在招待会大厅旁边的小休息室里，宣传部长胡光表情异常严肃地向两个电视记者交代注意事项：“今天这个场合非常重要，也非常敏感，书记和市长都在，你们肯定得拍特写，距离、镜头要一样大，也就是说在明天的电视新闻里，书记和市长的脑袋要一样大，一律都拍到第二个钮扣，要正脸都是正脸，要侧脸都是侧脸……”

一电视记者：“拍不拍整身的？他们长得可不一般高呀？”

另一电视记者：“是呀，这太难了，实际上他们的脑袋长的并不是一般大……”

胡光生气，声音更尖更细了：“我不管实际，我只管你们的新闻效果，甚至把他们的表情也要拍得差不多，不要一个是笑的，另一个哭丧着脸。”

记者们感到太难了：“部长啊，这您得找个人经常向头头提个醒，让他们说笑一块笑，说哭丧脸也要一块哭丧脸，拍出来效果才能一样。如果一个笑一个不笑怎么办？或者派个小姐随时准备去抠领导



的胳肢窝!”

胡光光火：“住口，这时候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要记住，人以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制约关系，不遵守这种关系就会出现异常情况。不许你们给我制造异常情况。”

电视记者——在现代传播媒体中最受宠的无冕之王，被这一通吓唬，看来像是失去了职业快感和荣耀感，变得如履薄冰，如临大敌，拍摄和采访成了摸老虎屁股，至少他们得装出胆战心惊的样子。其实，现代年轻人真正害怕这一套的不多，他们感到的是一种幽默。

成了这场招待会大难题的来明远，这时候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磨蹭着，一点都不着急，他想起一个好主意——把杜锟拉去。只要这位老爷子在会场上一露面，理所当然会成为主角，能把别人的道行都打下去多半截！他略微考虑了一下措词便给杜锟打电话：“杜老吗？我是来明远哪，您怎么还在家里？招待会还等着您开始呢！”杜锟根本不知道什么招待会，于是来明远又抱怨下面的人不得力：“国际商品交易会明天开幕，政府经贸委竟然没有给您送请柬？哎呀，这些人哪！好吧，我现在就去接您，咱们一块去……”杜锟也不是傻瓜：“算啦，既然他们不想让我参加，我还是知趣一点，回避为好。”来明远坚持：“别，别，我马上去接您。”杜锟也觉得自己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不合时宜：“不用，谢谢你的好意啦，明远同志，我已经退下来了，真的不想凑这个热闹啦。”来明远仍不死心：“今天到场的客户有许多是您的老熟人、老朋友，大家都想见您，您不露面会让许多朋友失望的。”杜锟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他们已经失望了，真有没忘记我这个老家伙的，会到家里来看我的，谢谢啦。”

无奈，来明远只好硬着头皮只身赴会了。若以他以前的性格，这种场合肯定是能推就推，乐得坐在家里看电视，这又是何苦呢？就在大家等得正焦急的时候，有人走到金克任跟前报信，来书记到了！他赶紧到门口迎接。来明远一路上已经准备好，在众人的护卫下神采奕奕地走进大厅，他来到公众面前就像一个早就准备好要接受大家欢迎的名人一样，向熟识的人点头，微笑，打着招呼，神态轻松，说话幽默，甚至还非常得体地开个玩笑，显得俏皮和随意。卢定安也迎上几步，两人像客人一样满面春风地握手，来明远说：“我来得晚点了，



杜老没有接到请柬，就在电话里多说了几句。”

卢定安不拾这个话茬：“等一会儿你讲几句吧？”

来明远真诚而友好地摆手拒绝：“这种场合大家要听你市长的，当仁不让，你我就用不着谦让了，快点开始吧。”他沉稳，谦虚，却让人感到一种更具权威性的信心和力量。在这样的场合用不着说大话，说空话，说硬话，甚至用不着多说话，否则就是多余了。擅用权力的领导并非巧言令色倚仗嘴皮子行事。当一个人夸夸其谈的时候必定是想表白什么或想掩饰什么……

金克任宣布开会，他先向参加招待会的客人一一介绍了梨城的领导人物，然后才说：“请卢定安市长致辞。”

卢定安从口袋里掏出讲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在一年一度的梨城国际商品交易会开幕的前夕，感谢大家肯赏光来这里一聚，我们是实实在在地只准备了薄酒一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接风洗尘，让大家先认识一下。新朋联谊，老友话旧，商品交易最重要的是信息的交流，精神和情感的沟通，希望在座的诸位都能轻轻松松地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杜觉深知一个人在这种场合的心态：最怕没有人理睬。特别是领导干部，最好眼前总是围着一大帮人，老有人上前打招呼说话，就不会有被冷落的尴尬。而来明远在这样的场合是最容易被冷落的，一来是商人们认识他的不多，二来是人们对高级政治官员有一种天然的戒备和生疏感，特别是在市长讲话的时候，他站在一边心里不会好受的。杜觉知道这是他结识市委书记的最好时机，便领着韩国人崔太永来到来明远的跟前，先小声作了自我介绍，再介绍韩国人：“崔先生是韩国半岛集团的中国公司经理。”他转脸又对崔太永说：“我们来书记下月初将率领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和韩国，到时候能不能请崔先生给以协助，多介绍认识一些韩国政界、经济界的朋友？”

崔太永嘴一咧，只露出雪白的下牙：“很好，到时候我会回到国内，专门迎接来书记。”来明远果然十分高兴，甚至还称赞了杜觉几句。大厅里一阵掌声响起，卢定安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然后是邢立介绍这届梨城交易会的特点，接着客商代表讲话，最后是文艺节目。金克任说：“我们只准备了一些小节目，一是给大家助兴，二是为了抛



砖引玉,非常欢迎来宾们的即兴表演,或说,或唱,或舞,或举荐别人。”

这些小节目有京剧清唱,无伴奏小合唱,二胡、笙等民族器乐独奏,小提琴、手风琴独奏,哑剧,曲艺等等,表演者都是梨城演艺界一些顶尖人物,节目小而精,不闹不噪,不影响人们交谈。实际上,许多到会的人并非为看演出而来,对节目的兴趣不大,大都端着酒杯,寻觅自己想结识的人交谈。这是一个猎场,大家都是猎人,又都是猎物。

在这样热闹的场所,夏尊秋却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袖短身绸褂,外套一件羊绒背心,下身是浅紫樱的及地长裙,素净淡雅,仪态端庄。站在她身边的是完全美国化了的表妹夏晶晶,正处于花季年华,一身装束上松下紧,上身是砂洗的海蓝宽松套头衫,波褶起伏,随意在身上荡漾;下身则是海蓝色的紧身牛仔裤,紧绷绷把两条腿包裹得修长而浑圆;头上戴着一顶洋红的圆形小帽,如顶着一团灿烂的朝阳,韶颜皓齿,姿容婀娜,成为招待会上格外引人瞩目的人物——因为她们的相貌、气质,也因为她们的家庭和身份。夏尊秋把她的舅舅、美国华人投资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夏阳春介绍给副市长金克任。到此时金克任才算松一口气,显得松弛多了:“据说世界上的华人游资有几万个亿的美元,哪个国家能够成功地吸引这些游资,对推动其经济发展就有无可估量的作用。”

夏阳春含笑表示赞同。这位老者有着华美的气质,在深冬里穿一身浅色西装,愈发衬得皮肤洁净白皙,闪着象牙般的光泽,显得如许高雅,非常年轻。夏尊秋对舅舅说:“金副市长是道桥工程师,负责城市建设和经济贸易。”

夏阳春表现出有节制的热情和兴趣:“梨城变化很大,我已经转了两三天啦,基本同意尊秋的观点,梨城的房地产业是有前途的。”夏尊秋紧接着问:“那您是想来投资了?”夏阳春佯装惊讶:“尊秋你是做学问的,是拿了政府的津贴吗?怎么这样起劲地为梨城拉投资?金副市长大概知道,我们只对投资大陆的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兴趣,比如道路、桥梁……不过我倒有个想法,副市长能够准许我重修黄埔花园吗?”



金克任沉吟着未敢答应，“夏先生的所有想法我们都可以商量，要不要我陪您去认识一下我们的市长？”夏阳春欣然点头，跟着金克任去见卢定安……

在多功能大厅的另一个角上，韩国人崔太永向杜觉打听谁是东方电子集团的于振乾，并希望杜觉能介绍他认识。杜觉用眼睛找到了正和于敏真说话的于振乾，把崔太永带到于振乾的身边，为他们做了介绍。崔太永对于振乾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尊重，深鞠躬，扬笑眉，两个人谈在一起……

于敏真化了淡妆，细眉修目，高绾发髻，一身深色套装，在这样一个热闹场合显得沉静并略含一点忧郁。她从一进门就在寻找简业修，这样的招待会他不可能不在场，却真的就看不到他，倒看见了夏尊秋。她现在不是见不到丈夫，就是见到了他也不理她。她曾自以为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甚至可以说简业修是她按着自己的心意塑造出来的，今天她不得不承认对简业修思想深处的东西知道得太少了！当哥哥于振乾被韩国人拉走后她就陪着自己的老板黑村正树结交应付着应该结交和应该应付的人，眼睛则一直追踪着夏尊秋，远远地打量她，对她作着种种猜测，她清丽气爽，风神秀异，果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忽然有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非常热情地走过来跟黑村打招呼，于敏真便得以脱身走近夏尊秋和夏晶晶：“您是夏教授？”

“您是？”

“于敏真，简业修的妻子。”

“噢，你好！”夏尊秋显露出热情和坦诚。

“业修老提起您，感谢您对他的照顾。”

“照顾？”夏尊秋摇着头笑了，她的笑像阳光，一刹那间消除了于敏真脸上的寒色。这时袁辉走过来，神态装束炫人眼目：“对不起，夏博士，那边有几位客人一定要认识您。”夏尊秋对于敏真无奈地一笑：“我们等一会儿再聊。”说完即被袁辉抢走了。夏尊秋是这个招待会上最受欢迎的女人，理所当然地要被男人们抢来抢去。于敏真心里有一种刀割火烙似的痛楚，她强忍着，回想夏尊秋刚才的神态，似乎还算自然，对她也不像有多大的敌意……这个女人如果不是个会演戏的高级婊子，就是跟简业修还没有发展到明铺夜盖或谈婚论嫁的



程度——她似乎格外相信自己的直感。由于长时间生闷气失眠，白天还要在公司强撑着，身体虚亏，突然情绪刺激，加上大厅里太热，她耳鸣目眩，情思昏昏，身体一阵晃动，夏晶晶轻轻扶住了她：“您怎么啦？”于敏真睁开眼：“我没事，谢谢。”“您的脸色很难看。”

“这里乐声太吵了……”于敏真遮掩着，“您是？”

“我是夏尊秋的表妹，夏晶晶。”

于敏真的话里有了软刺儿：“嗯？表姐妹为什么会同一个姓？”

“姑姑是姓她母亲的姓。”夏晶晶大大咧咧笑得有些刁顽，“今天所有跟我结识的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大陆人都好刨根问底，追查祖宗八代，我是开玩笑，您别介意。我表姐随她母亲的姓，她母亲跟我父亲是兄妹，我们自然就是姓同一个姓了。”她说话时又摇头又抖肩，异常活泼，杜觉走过来，先冲着于敏真点点头：“您好，您能把夏小姐让给我一会儿吗？”

于敏真还能说什么，只好说：“请便。”杜觉便把夏晶晶也拉走了。于敏真只好又回到黑村正树身边，听到旁边的大哥于振乾也在跟韩国人讲夏尊秋，便大为不快地插嘴说：“这里的人整个晚上都在谈论夏尊秋，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崔先生叫我讲一讲夏尊秋和夏阳春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受到市长那么热情的对待。”于振乾笑着解释了一句，而后继续刚才对崔太永的谈话：“夏家过去是号称梨城四大家族之一，黄埔花园就是夏家的私宅，是梨城最有名的小洋楼之一，解放后就由市里的主要领导人居住，上台住进去，下台或调走就要搬出来，自从您的朋友杜觉的爷爷杜钹搬进去以后，就没有再搬出来，我不知说清楚了没有？”崔太永深施一礼：“谢谢，说得非常清楚了。”

不知为什么大厅里的客人忽然都向台口望去，一位香港客商十分招摇地走到台口的扩音器前，大声说道：“刚才听了卢市长的讲话，很受感动，改造破旧平房，让现代人有个现代居住环境，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我叫宋显扬，跟卢市长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了，我提议请卢市长给大家唱一首歌，我愿意为危陋平房改造基金会捐献 100 万元人民币。”

全场欢腾，都把目光对准卢定安。卢定安先惊后呆，几个正在跟



他交谈的客商把他推拥到台口，他真的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唱过歌，一句也不会……在座的谁要是听到我唱过歌，哪怕是哼哼过也行，我一定唱。”宋显扬属于那种人来疯式的活跃人物：“正因为从来没有人听到过市长唱歌，所以市长的歌才最珍贵、最值钱！”

在场的梨城的头头脑脑们都为卢定安感到难堪，他也显得尴尬异常，脸红脖子粗地憋了一会儿，突然摆开了豁出去的样子，大概是他胃里的白酒在起作用：“感谢宋先生如此看得起我，更感谢他看得起梨城老百姓，为平房改造基金慷慨捐款，无论我会唱不会唱，看来是死活都要唱了。小时候在家乡常听戏，就给大家哼哼几句河北梆子吧。”

“好！”大厅里掀起了一股热潮。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卢定安真的要唱，哄过之后场里极为安静，来明远也停止跟围着他的人说话，表情古怪地看着卢定安。

卢定安又有点怯阵了，想了好半天，才说：“就唱几句《劈山救母》。”

又是一阵起哄声。卢定安猛然运气喊出了一串高亢的尖音：“罢了啊，啊啊——”

声腔苍凉幽慢，直可裂石穿云，开头就激起满堂彩声。有了这碰头彩，他勇气大增，继续唱下去：

凭着这雨顺风调
观海潮波浪滔滔
遵师命救母行孝
此一去地崩山摇
俺俺俺，俺沉香好似火焰喷
炼炼炼，炼仙斧息我恨
有有有，有众仙来帮定
何何何，何惧那二郎神

卢定安的声音劈劈拉拉，却正合河北梆子的乡音野调，拖腔长曳，高音尖厉，倒是动情动心，引来掌声阵阵。他唱完后刚要往回走，



新加坡巨富方南又跑到前面拦住了他，对大厅的客人们高喊：“卢市长唱得好不好？”

“好！”

“再唱一段要不要？”

“要！”

“我也不能让市长白唱，卢市长再唱一段，我捐 200 万！”

人一拉开脸皮，就豁出去了，卢定安又唱了一段《卧龙吊孝》。于振乾对于敏真说：“不能让他们自以为有几个钱就这样耍弄市长！”于敏真给哥哥打气：“你们东方电子财大气粗，出个大数给市长抬抬面子。”于是，于振乾走到前面：“我们东方电子集团有将近五分之一的职工住在铁山工人新村，为了支持市里的平房改造，我们为平房基金捐赠 500 万元。”杜觉也上台捐了 500 万元。后面又有几个企业捐款。招待会的主持人金克任站在台前发傻，谁能料到晚会竟开成这个样子，会不会有人认为是他在下面策划好的？这是好事，还是丢了梨城的脸？他用目光搜寻来明远的反应……



第十九章

就在这座酒店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也应该去参加市长招待会但却没有去——他们是简业修和吴虚白,两张请柬扔在门后放热水瓶的玻璃柜上。吴虚白是简业修派车从北京接来的,他从吴虚白手里接过委托北京广场律师事务所制订的合同书,沉甸甸如同托着一本厚厚的杂志。简业修见过的合同不算少,像这般精细、规范,既百般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又滴水不漏、无可挑剔的合同书,却不多见。他对吴虚白说:“我请您到餐厅吃点东西吧?”

吴虚白很坦直:“我看您现在急于想吃进去的是这份合同书,老实说,没有两三个小时是吃不透它的,不如我打个电话,让餐厅把饭送到房间里来,您可以边吃边看,我们也可以边吃边谈。”

“这岂不是对您太怠慢了?”

“如果要排场就莫如去参加市长的招待会。”

“您去吧,我留在房间里研究合同。”

“如果您简先生都可以不去,我有什么必要非到那种地方去呢?要知道我是您简先生请来的合作伙伴,这叫客随主便。”

“我很怕那样的场合,”简业修斟酌着词句,“我想招待会上会有许多人,包括我们市里的领导人物,大概都想认识您,还有夏教授,您不想见见她吗?”

吴虚白眼睛看着简业修,口吻像是开玩笑,又像弦外之音:“我想见她,但不是在这种场合,她太出众,在这种场合她没有时间跟我说话,我又忍受不了其他男人看她的那种目光,岂不是活受罪?”

“您可以当护花使者嘛。”

“今天晚上有人扮演这个角色了,她的舅舅还有一个机灵鬼表妹也来了。”



简业修心里涌起一股不自在。吴虚白不在梨城，可关于夏尊秋的任何事情他都了如指掌，可见他们的关系之密切，似乎每时每刻都保持着联系。吴虚白见他走神儿了就问：“简先生，您不参加这样的招待会，不会有人怪罪您吗？”

“也许会的，以前我对别人的看法很在意，现在不太在乎这些了。”

“会上也许会有一些您想认识的客户？”

“我想认识的已经认识了，就在这间房子里。”

“哈哈……一个人的目的决定他的注意中心。”吴虚白笑得很畅快，“这是好兆头，没想到我们两个人还能谈得来，这对能否成为合作伙伴很重要。”他拿起电话，问简业修：“您想吃什么？”

“要简单，便当。”

“炒饭可以吗？”吴虚白打电话要了两份儿炒饭，两份儿汤，很快就送来了。简业修用眼角扫着吴虚白，他吃得很快，把盘子擦得很干净，显然是饿了。这未免让简业修暗自感动，原来香港的老板也可以如此简便，动辄敢投资几个亿或几十个亿的人在个人生活上又如此节省。两人用过餐，吴虚白把房间里惟一的一张写字台让给简业修，自己则脱去外套，解掉领带，一屁股坐在地毯上，在两张单人床之间的空当打了地摊儿。床上，地上，铺的全是图纸、资料，原本放在窗前的地灯被他拉到自己眼前。简业修静下心来仔细阅读合同书，越读便越焦躁，甚至还有几分恼怒，不觉就把铅笔往桌上放的劲头大了一点儿，惹得吴虚白抬头看看他：“业修兄，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读合同书是十分枯燥的事。”

“不是枯燥，而是可怕。不是累，而是从脚底板往上冒凉气。”

吴虚白不解：“嗯？”

“这个广场律师事务所是北京人办的，还是香港人办的？”

“北京人办的，怎么了？”

“他们替你们想的太周到了，把你们有可能冒的风险、有可能造成损失的漏洞全给堵死了，把所有责任和风险都推给了我！”吴虚白却很开心：“谢谢，这说明我的钱没有白花，我花钱雇他们，他们当然要维护我的利益。”



“唉！”简业修叹气摇头，“我听说今年六月，你们恒通财团的大老板陆邦召先生游览长江三峡，三天里闭口不谈业务，只是饱览两岸风光，到武汉上岸后，大笔一挥，一口气签了八个合同，总额十几个亿，那是何等气势！”这显然是巧妙地抱怨吴虚白做不了主，太斤斤计较了。吴虚白却并不生气：“你可知道那三天三夜我在船舱里基本就没怎么合眼，游了一趟三峡，却根本不知道三峡是什么样子。”

“喔，当时您也在船上？”

“还是在 1990 年的春天，正是学潮风波之后，在大陆的外商纷纷撤离，我们则进来了，先在广州的北环高速公路、珠江电厂、福来花园和二沙岛度假别墅区等工程上，一下子就投了 4 亿美元，当时差不多相当于 40 亿的人民币。1992 年又在北京西单投资 4 个亿兴建恒通电子大厦，紧跟着在北京的通县和武汉投的就更多了……这些项目的前期运作都是我负责的，也同样都是请广场律师事务所起草的合同书。”

简业修不禁赞叹：“这才是大财团、大运作。”

吴虚白欣然：“陆先生对大计划、大项目、大工程情有独钟。”

“你吴先生也大出我的意料，见第一面时给我的印象非常强烈，按一般规律像您这样的人物应该是风流倜傥型的，您却是凝重朴厚，给人以信赖感，但怎么也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办事认真、作风强硬的工作狂，貌似脾气随和，却有着沉毅坚定的意志，佩服佩服。”

“谢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互相称呼不再用“您”，而直接用“你”。简业修想转移刚才对合同书的反感，意想不到的问了句题外的话：“你爱夏教授吗？”

吴虚白警觉地抬起眼睛：“爱！”

“为什么还不跟她结婚？”

“我求婚了。”

“她答应了？”

“还没有……你还有机会。”

“我？”简业修的脸变紫了，似乎赌气般地抬起头迎住吴虚白的目光，“不会有那种事。”吴虚白大笑：“业修兄，你不是个自卑的人。告诉你，正因为她是我的人，我对她身边男人的目光格外敏感，所以在



第一次见面时几乎就看得出来你也喜欢她。”

“不，我只是敬重她。”

“但是，我提醒你不要打她的主意，否则我会把她带走的。”

“她会听你的吗？”

“你想冒险试一试？”

有人敲门，吴虚白提高嗓门：“请进。”

进来的是夏尊秋，两个男人愣住，随后吴虚白带头大笑，简业修也跟着笑了。

夏尊秋疑惑：“你们笑什么？”

“我们刚刚谈到你……”吴虚白迎上去，他们拥抱，吴虚白亲了她的脸颊，简业修低下脑袋后退到床铺边上，让吴虚白拥着夏尊秋高抬脚，轻落步，躲过地上的图纸资料，坐到里面的沙发上。吴虚白则坐到对面的床上，两个人膝盖相抵。吴虚白从夏尊秋一进屋的那一刻起就忘记了简业修的存在，眼睛一直跟着夏尊秋转：“我想你应该是这个招待会上的皇后，怎么能溜得出来？”

“你到了梨城，又住得这么方便，还能不上来看看你？”夏尊秋看着简业修，“你们何至于搞得这么辛苦，要不要下去休息一下，结识一些人？”

吴虚白显出一种踏实有力的风格：“我明天一早就得飞到武汉，今天晚上必须跟简先生把细节谈好。”

简业修却实在太尴尬了，他站起身：“吴先生，你陪夏老师坐一会儿，我下去看一看再上来。”他不等夏尊秋说话，就匆匆开门逃了出去。简业修怎么可能再去参加招待会？这不过是给吴虚白和夏尊秋相聚的借口。他没有心思去招待会上露面，对能否跟吴虚白合作成功也失去了原有的信心，夏尊秋又半截闯进来，弄得他心烦意乱，不觉走出了酒店，转到后面的马路边上，先数酒店的楼层，数到七层又计算哪一间是吴虚白的706房，然后盯紧房间的窗户。他希望房间的灯光不要灭，如果房间里一直亮着灯至少还让他有理由不往那种最恶心的事情上想……那么自己躲出来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成全他们？抑或是要站在马路边上听墙根儿、嫉妒他们怨恨他们？寒风嗖嗖，冷彻脊骨，他忽而蹲下，忽而站起，更多的时候是在原地走



来走去。心里忽而滚热焦烫，忽而又寒颤透心，总之是乱麻一团，后悔离开了房间，憎恨自己的卑微，便反身走进酒店的酒吧，为自己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扬脖子灌了下去。当他喝第二杯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坐台小姐带着一团浓郁的香气凑过来，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别喝得太急，您现在需要的不是酒精，而是一个伴儿，一个能听您诉说，并愿意理解您的伴儿，愿意跟我说说吗？是情场失意了，还是官场失意了，抑或是商场失意了？”

小姐的谈吐博得了他的好感，他侧身打量对方，绮丽柔媚，香润圆劲，美如妩媚的阳春，而且跟他靠得那么近，让他牙根“嗖”的一阵酸麻……他让小姐也要了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故意斜着眼说：“小姐因何这样瞧不起人，焉知我不是春风得意？”

小姐搔首一笑：“正春风得意的人都在市政府的招待会上呐，哪有您这样的？”

“厉害，不过干你们这一行的应该是喜欢得意之徒，为什么还要招惹我这个失意之人呢？”

“不，来的都是客，而且帮助失意者开心能让我有一种做好事的感觉，冲淡职业的自卑感。”

简业修满脸严肃地恭维：“哦……你在学雷锋。”

小姐掩唇大笑：“不敢。”

“听小姐谈话似乎有很不错的修养，原来这种地方还藏龙卧虎啊。”

“您也很会说话，我知道您是想打听我的故事，我去年从外语学院毕业，在等待出国签证，趁这个空给自己挣点去美国留学的学费。”

他对小姐的坦率产生了敬意，一时竟接不上话茬儿了。小姐的一只手从后面勾住他的背，将身子贴了上来，他激灵一下，体内酥地产生了鲜活的欲望，小姐的香唇几乎吻上了他的腮：“现在心里好点了吗？您还需要全身心地彻底放松，我在这个酒店的十楼有一间房，跟我走吧。”

要动真格的了简业修又有点紧张，他怕被人抓住闹出丑闻，毁了自己，这叫色大胆小，但又羞于向小姐说出口。小姐是何等精明，已经将他拉了起来，吊在他身上像一对情侣一样出了酒吧，冲着电梯间